

# 在湘西遭遇古華夏

來到張家界,就進入了湘西,從“三千奇峰八百麗水”開始,順武陵山脈南下,此去方圓七萬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直到湘南的永州,都屬於大湘西。

大湘西山川秀美,如果只是放鬆心境歡娛耳目,也不虛此行。張家界既已爭得“電影阿凡達原景拍攝地”的新潮名頭,鳳凰鎮竿也早完成了“酒吧沱江”“霓虹兩岸”的娛樂化改造,再加上山江的苗王吹咕寨,芷江的侗族風雨橋,隆回的瑤族虎形山...上船下車拍照合影喝酒唱歌,一周的時間,也是目不暇接,身不暇歇。

但湘西最爲吸引人之處,還在其歷史人文。這里的大山深處散落著衆多的“少數民族”部落,關於他們的種種傳說,令人神往。由於山水的隔阻,他們得以長久地保持着各自傳統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甚爲明顯地區別於外來的“漢人”。

近年來,隨著旅遊業成爲了當地經濟的主要支柱,經濟邏輯取代了文化邏輯。這些“少數民族”到底是誰、從何處來,經歷了什麼等問題,似乎不再重要,遊客們既然爲獵奇和探秘而來,他們也就必須足夠神奇,並且保持神秘。於是,作爲“他者”的身份得以進一步自我強化,獨特的風情也特意張揚,以符合遊人的期望。

這一點不難做到。由於他們大多有語無文,沒有文字歷史,也就一直缺乏爲自己確認身份的話語權力。

歷史上,面對中原政權強大且嚴厲的“華夷之辨”,他們無從招架,只能默默接受加諸於他們身上的“蠻夷”歸類和名稱,包括各種描述和定位。

例如苗人,其先祖屬於九黎部落,原居河南河北山東一帶,與炎黃二帝同族。但在整個部落

戰敗流亡到南方山林之中後,就逐漸失去了其華夏正朔的身份。因爲地居中原的正南,按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的分類,開始被改稱爲蠻。經考證,今所謂苗,其實就是蠻字之轉音,並無其他含義。

1949年之後,中國照搬了前蘇聯的“民族識別”模式,根據斯大林“民族這個共同體既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這一現代思想,政府用了三十多年時間將遍布全國的400多個族群名稱,統一識別確定爲55個“少數民族”。

相比于古代的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之分類,“少數民族”這一現代政治概念更加簡化和抽象,各個族群部落的文明起源、歷史演變、血緣和宗族等都被忽略,只剩下了語言、地域、經濟和文化這幾個表層特徵。

隨着諸如“少數民族能歌善舞”、“少數民族熱情好客”、“少數民族淳樸善良”...之類不加區別一概而論的話語大量興起,原本在數千年歷史長河大浪淘沙蝕刻出來的千差萬別,竟逐漸消失於無形。

顯然,在政治上這是正確的,甚至是必需的。但在文化上,卻大可商榷。

大湘西地區的苗、侗、瑤、土家等“少數民

族”,追根溯源,其先祖都是中原的古華夏部落。苗人自稱蚩尤後代,蚩尤在黃帝之前稱霸天下,



貴爲天子,也被今人追認爲中華三大人文始祖之一。瑤人則自稱秦人後代,族中的大姓奉姓,即爲秦字之變體;在今日的湘西,還有不少瑤人保持着從秦國貴族那里流傳下來的用膳方式。而侗人則自稱是越人的後代,春秋戰國時期的越國曾佔據長江中下游及整個珠江流域;秦始皇“南開百越”,越人且戰且退,散爲流民,自稱“寧更”(防衛者),就是今天侗族的先祖。

這就意味着,至少從文化上講,此“少數民族”非彼“少數民族”,這些其先祖原本也來自中

原並且原本就屬於華夏文明一部分的流民部落,與今天的大漢族,有着共同的古華夏祖先,並且以流亡的方式將古華夏的文化片段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

他們今天看起來很奇特的服飾、歌舞和風俗,沒有理由認爲都是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只是大山深處的自然孕育,不是起源于古華夏早有的文化沃土。畢竟,漢族之稱謂,遲至劉邦得天下之後,相距黃帝和蚩尤時代已有兩千五百年之久。而早在先秦時期,華夏文明就達到了一個無以倫比的高峰,後來的漢民族和所有曾爲這個文明一部分的民族,共同享有這一偉大的文化。

特別還要考慮到,一直據有中原大地的漢民族,此後兩千年里在不斷“漢化”北方遊牧民族的同時,自身也一次次被“胡化”,近一百多年來更是不斷被“西化”,早已面目全非,再也沒有了古漢族的模樣。相比較之下,反倒是早早就避難於南方深山老林的古華夏部落,經過代代相傳,更爲完整地保留了古華夏文明的遺風。

大湘西之所以如此“神奇”和“神秘”,因爲在那里的山野間居然隱約可見我們美麗祖先的些許面貌。

遊客蜂擁而來,在鳳凰聽苗鼓,在懷化喝侗酒,在隆回觀瑤舞...到底是“漢族”在看“他族”?還是“後代”在看“先祖”?

這就是大湘西,一個隨時都會遭遇古華夏的地方。

文揚 2014年10月31日

# 格致夫:APEC 輪回 中式煩惱與美式憂患

1993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首次領導人非正式峰會在美國西雅圖成功召開,發表了《APEC 領導人經濟展望聲明》。8年後(2001年),APEC 峰會首次在中國上海舉行,以“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爲主題,達成廣泛共識,會議通過了《領導人宣言:迎接新世紀的新挑戰》、《數字 APEC 戰略》和《APEC 領導人反恐聲明》等四個文件。然而,一目瞭然的事實是,彼時中國甚至不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只能勉強成爲 APEC 合格一員,其地位自然是被主導無商量!

而當年的美國不僅可以輕鬆成爲 APEC 這類大型國際組織的主導者,而且正躊躇滿志于領導整個世界霸業的欣慰之中。能夠爲中美這種彼此不同角色關係做最具說服力注腳的,就在美、中兩次 APEC 峰會之間,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兩個大事件:1999年5月美國悍然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和2001年6月中美南海上空撞機事件(後者距上海 APEC 峰會僅僅6個月)。用歷史的眼光審視,該兩事件具有相當高程度的象徵意義:那簡直就是美國人發起的中美實力較量開始的兩次發令槍聲!而彼時中國雖技不如人、實力捉襟見肘,卻正值“青年”不知愁滋味的豪邁歲月。連續兩次發令槍聲足以驚醒中國,只爭朝夕做好博奕準備!

回頭看新舊世紀之交那個時間節點,如果非要找尋中美兩大國並不情願分享的共同點,那就是在彼此的主旋律中均向難尋得煩惱與憂慮之和不和諧音符。毛澤東有言在先,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大國較量的兩次發令槍聲之後,奧巴馬政府拋出了咄咄逼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盡管從總統本人,到白宮,甚至五角大樓,形形色色的美國高官們一再聲稱:美國歡迎中國的發展,美國願意與中國合作,這符合美國和世界的利益,但白宮主人奧巴馬四年前接受媒體專訪時的一番話卻將天機泄露無疑:“如果十億中國居民都過上澳大利亞人、美國人一樣的生活方式,我們所有人都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因爲那是這個星球所無法承受的。”這位入主白宮近6年、全世界權勢最大的總統究竟爲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了哪些貢獻呢?有人將其國際“貢獻”歸納爲“上任六年,轟炸了七個國家”!公平地講,如果這些轟炸真給那些國家帶來了和平,倒也無可指責。最大的問題是,凡美國插手的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均陷於長期混亂之中!這包括:美國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歷經十餘年鐵與血的殘酷戰爭,仍無法還給兩國人民一個可以保障和平與穩定的最基本未來,最後留下兩個爛攤子,掉頭而去;他們通過聯合國協助反叛者、甚至直接上陣,成功推翻或威脅推翻埃及、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幸免于難)等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國家合法政府,同樣不能還給那些國家人民一個可以保障和平與穩定的最基本未來,留下更多個爛攤子,又一次轉過身去。美國人會汲取教訓改弦更張嗎?答案是不。他們至少不會放棄在全球推行民主的大業。奇詭的美國人,最不缺的就是信心。就在半年前,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聲言,美國還要

領導世界100年!

面對美國人咄咄逼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摒棄冷戰思維,不空口說大話,頗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世界新主張,



用堅實的行動勾畫出一幅中國特色的“世界再平衡”藍圖應對之!這包括:強化、改善與俄羅斯、印度兩大鄰居的合作關係,發展、平衡與中亞、韓國、東盟國家間的夥伴關係;推進、鞏固與歐盟及歐洲重要國家間的經貿關係;繼續擴展、深化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和實地合作;不失時機地全面進入拉美這個美國傳統“後院”。

始自去年3月,習、李兩位領導人的足跡已遍及亞、歐、非、美四大洲眾多國家,建立全球性優化合作關係的經濟大戰略已經成形。特別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宏大構想,中國高鐵“走出去”的全球構思,以及在已有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基礎上,新近構建的中國-拉共體合作論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重大成果,成爲中國“世界再平衡”經濟大戰略佈局雛形的重要標志!

繼13年前上海 APEC 之後,也是美國夏威夷3年後,APEC 今年再次花落中國。與世紀之交的舊景象有很大不同,成長的煩惱業已成爲中國旋律中的必然成分,與此同時,盛極而衰的憂患則成爲美國旋律中揮之不去的宿命因子。通過13年的努力,中國從一個勉強合格的被主導成員,正在成爲 APEC 主導者中的一員,而美國獨霸主導權的日子將一去不復返,奧巴馬甚至缺席了本屆之前和夏威夷之後的兩屆 APEC 峰會。此時此刻,如果還要找出中美彼此不得不分享的共同點,那就是兩大國同時意識到當下歷史的轉折性和未來世界有人喜、有人憂的必然性!

當國人糾結于霧霾和 APEC 藍的時候,演繹的正是中國成長的煩惱中一個象徵性不和諧音符。無需迴避這樣的不和諧音符,此類問題再大,畢竟是前進中的副作用和不適,它既不影響主旋律的力度與美妙,更不影響其走向與未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當美國人借中期選舉之機,用手中的選票重新定義國會兩黨勢力對比的時候,咀嚼的正是盛極而衰的憂患無法迴避的宿命規律!

一個理當正視的現實或許就是:在中美關係這對世界上最重要雙邊關係上,兩國在國際、國內大、小舞臺上進行多領域、多層面合作與“涼戰”博奕,斗而不破,不斷探索、磨合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有效途徑和模式,才是唯一現

實可行的選擇。無需懷疑,無論是 APEC 工商領導人會議、部長級會議,還是領導人峰會,糾結將與誠信同在,爭論將與妥協同在,博奕將與合作同在。無論是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先聲奪人,還是中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協定”(FTAAP)後發制人,無論美國人對中國牽頭21國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如何從中作梗,無論力度加大的 APEC 反腐敗合作取得多少實質性進展,對美國人獨大與家長作風的疑慮與對中國人智慧與主導能力的感受將一同強化!

正如《茂物宣言》中提出的“在亞太地區實現自由、開放的貿易與投資”這一“茂物目標”終

將實現一樣,這是誰也無法扭轉的大勢。同理,無論白宮今天和未來的主人是誰,就是基于冷戰思維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世界追捧者們,亦終將發現,以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和諧世界爲主旨的“世界再平衡”理念更接地氣,更能代表世界的未來發展大勢。風物長宜放眼量。毋容置疑,假以時日,今日暫時的 APEC 藍必將成爲明日常態的中國藍!

一如亞太經合自貿“和諧圈”終將打上中國印記一樣。澳大利亞前總理、APEC 之父霍克一語中的:“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影響力的不斷增長,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日益激烈,亞太地區必須要建立一個適應中國崛起的新秩序。”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 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 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xju@bmdllc.com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